

開放文學 – 漢文樂園 – 宇宙浪子 第二十七回 悵望千秋一灑淚

在地面上的五行人，眼見眾人陷落地下都心急如焚。幸而電腦告知，說大家平安無事，便在梭上等著接應。五行人一向鍾情機械，嚮往飛行，方才稍稍領略了飛雲梭的功能，簡直愛不釋手。金大一直想試飛，木大、水大是順他慣了，而剋他的火大、生他的土大都在另一部梭上。金大坐上駕駛座，不假思索，叫聲「起」，飛梭即時騰空而上。

那一頭，火大與土大也有同樣的心思，尤其是剋火的水大、剋土的木大都不在身邊，兩個人早就躍躍欲試。但是又感責任重大，下面七人安危不明，雖然電腦說沒事，自己也不便過於托大。

等見到金大的飛梭離地飛起，兩個人有了理由，立即跟著叫「起」，追將上去。那金大本來心中有愧，一見兩梭並駕，早忘了身處何地，馬上加速，朝天心馳去。

原先火大的確是想趁機教訓金大一番，無奈年輕氣盛，見金大一飛冲天，他倆哪甘落後。兩架飛雲梭便在九垓忽上忽下，相互追逐起來。

這種飛雲梭不同於過去的飛機，因為有電腦控制，將能量壓力的影響減到最低。不僅能作倍力加速、減速（不是等加速度），人坐在裡面也不會昏眩。五行人簡直樂翻天了，一下加速，一下減速，一會兒垂直上衝，再不然急速墜落。那種絕對真實、卻沒有生理壓迫的速度感，比坐雲霄飛車還刺激百倍。

最初，金大、火大因操作不熟練，還能老老實實的飛著。等到發現腕上電腦的作用，一應操作完全隨自己的心意。這可好了，兩架飛雲梭就像發了瘋般，一追一逐，霎時已不知到了哪裡。但見下面一時是陸地，一時是大海，再翻兩個跟斗，卻是下臨湛藍無涯的晴空，頭上頂著山嶽、田野，有時甚至一片汪洋直壓下來。

就在這可心如意、通身舒暢之時，金大心念一閃，萬一給禪師看到就糟了！

哪知意到身即到，以飛雲梭的速度，轉瞬間就到了高佛寺上空，禪師已在殿前空地等候。那火大一個心就是跟著金大，所以第二部飛梭也緊接著停下。

五行人一見師父，嚇得立即下梭，跪在地上。

禪師說：「心帶回來了沒有？」五行人叩頭如搗蒜，不知如何回答。禪師又說：「沒有？很好，都到雞鳴山閉關三十天！」

等到文祥等人回到地面，兩架飛雲梭上空空如也，已不見五行人的蹤影。

文娃說：「我奉禪師命令，剛才先送他們回去了。你們趕快上梭吧！我們把中毒的人送走後，就要炸山洞了。」

六個人分乘二架飛雲梭，先回莊上。在空中，約略還聽得到來處轟隆作響，王之淳感傷地說：「知人知面不知心，我怎麼都沒有想到會有今天的結局。」

陶朱公意味深長地說：「是結局嗎？我看未必！你平常太重視工作了，瓊英心裡的想法，你什麼時候關心過了？」

王之淳說：「你呢？和我有多大分別？」

陶朱公說：「分別可大了，沒有人對我那樣好，就不會有人對我這樣壞！」

文祥插口道：「兩位前輩，我倒是有點不成熟的意見。王博士功在人類，一兩個人不能滿意也是難免。道不同，志不合，不必放在心上。」

王之淳歎道：「是呀！可是想到她跟那個法王在一起，也難以安心。」

文祥說：「是誰不安心呢？看法王救她的情景，足見對她不惡。」

陶朱公也勸道：「文祥老弟說得不差，要是你，一定先把正事辦完了才去救她！當然人是救得回來，只是已經成木乃伊了。」

說著，飛雲梭已經到了陶莊。這時有人來報，說五行人的氣墊車，在眾人出發不久後，就有人取回去了。衣紅等人心裡有數，知道五行人野性未馴，這一趟定是師父教育的方法，以便讓五行人收心。

按照原計劃，四人本要去參觀金鐘山的生化大本營。哪知王之淳記掛周瓊英的安危，心情沮喪，只好作罷。

左非右與風不懼打算同去成都，衣紅心事已了，久聞峨嵋天下秀，文祥也頗為心儀。反正眼前無事，兩組人不妨分途行事，目前尚可同行，到了四川再分手。

文祥與衣紅好不容易有了自己的天地，兩個人在藍天比翼雙飛，和剛才五六個人同乘，自是情趣大異。

衣紅笑著說：「終於給我等到這一刻了。」

文祥說：「這一刻與上一刻有什麼分別？」

衣紅杏眼一瞪，說：「分別可大了，少了一大堆閑人！」

文祥微笑說：「可又多了一個文祥我！」

「至少沒有那些惹人煩的事！」衣紅先劃清界限，正經地說：「你聽說過葛鮑雙修的神仙故事吧？」

「至少我知道王周雙飛的真情節。」

「我可不是跟你說笑。」

「放心！」文祥見衣紅認真了，也嚴肅地說：「古人感歎人生苦短，我卻認為太長、太寂寞了。以前我是過一天算一天，毫無期望，現在我見到了一個光明的世界。妳想想，有師父、逍遙大師、紅教教主，還有不二老這些人存在，除了見賢思齊，我已沒有別的念頭。」

「我從小就不懂什麼是『家』，老是安定不下來。直到見到師父的那一剎，才知道回家了，自後我心如止水。除了……」

「除了什麼？」

「除了有次一個人騙了我。」

「幹嘛還把那些事放在心上？」

「小女子哪能像大人一樣心胸寬大？」

「妳明知那段圓光是師父考驗妳的。」

「你還講道理？」衣紅嬌叱道：「就是被你害的！」

「我也是不得已呀！我們在房裡看……圓光，」文祥不便說看捉賊，只好略過不提：「誰叫妳臉上蒙塊布，我一直看不出是妳！」

「我去偷東西，還打著燈籠吆喝？」

「妳為什麼不早点告訴我呢？讓我也來個夜訪金頂寺？」

「誰有你那麼大的面子？讓教主山門洞開，燈火輝煌，恭迎大駕？」

「妳太誇張了！」

「誇張？我還知道，有個如花似玉的美人日夜陪著你哩！」

「是嗎？我只看到一個導遊！」

「是哪家旅行社的？包全服務？」

「別開玩笑，真的，她已經六十多歲了。」

「胡說！」

「對，就是她！」

「什麼就是她？你到底在說誰？」

「胡灼呀！」

「你們那天晚上在寺裡做什麼？」

「我中了邪，大喇嘛在給我治病！」

「說得好聽！」衣紅兩眼釘著文祥：「房中除了大喇嘛，還有別人，是不是？」

文祥急了，語無倫次地說：「我為了救妳，妳明明知道嘛！結果衝到牆上去了，怎麼現在又炒冷飯了？」

「好個英雄救美！」衣紅見文祥真是急了，再也忍不住，噗哧一聲笑出來：「幸好師父看你可憐，跟我說真正救我的是你。那位喇嘛推算出前因後果，不但沒有懲罰我們，還視若貴賓呢！」

「不是左兄把妳們救出來的？」

「哪裡用得著他來救！只不過他們兩個走進去，我們四個，外加兩個喇嘛，一起走出來而已。」

這下輪到文祥哈哈大笑：「原來他這麼好名！我上回很慎重地謝謝他，他居然對我說，為了救你們，差一點連小命都賠上了。」

衣紅也笑了，說：「他說的倒是實話，因為他變臉的速度太快。有一個喇嘛以為他是魔鬼，舉起金剛杵，差一點扎了下去！」

陶莊距峨嵋山不過九百公里，談笑間他們已經到了雲貴邊境的烏蒙山脈。再過去百餘公里便是四川境內的大涼山，峨嵋山就在大涼山北面。

這時已是早上九點，萬里晴空，偶有浮雲飄蕩。大地一片蔥綠，岡巒起伏，在陽光照耀下稜角分明。這裡的山勢呈南北走向，因地球板塊運動，歐亞大陸在印度板塊的擠壓下，南北兩方的力道將喜馬拉雅山一直推到世界屋脊的高度。左右兩側受到影響，以致雲南和南亞地帶所有的山脈河流，都被拉扯成南北向的長條形。

這裡是亞熱帶，印度洋的暖風帶來大量的潮濕空氣。遇到逐漸升高的地勢，便形成零星的雨雲。尤其在狹長的河谷地帶，由於地形分割，能量變化極大，隨時都有來無影、去無蹤的滂沱大雨。

有水有土，便有生命繁殖，這一帶屬於新生代地形，沒有廣大的沖積平原。不僅山高水急，而且谷狹坡陡，只見處處積翠交加，野獸成群，杳無人煙。

衣紅從來沒有在穹冥眺望自己家鄉的經驗，這種身臨實境，遠比在幻境中的感受強烈多了。比起衣紅來，文祥這個歸化的壯族同胞更像個異鄉人。衣紅一下介紹山光水色，一下解釋風土人情，當然三分是學來的，七分則是豪情的發揮。導遊是談得神采飛逸，遊客也興致勃勃，樂在其中。

衣紅指著遠處撐天的白雲說，那是傳說中的白衣仙女，偶來凡塵一遊。只要遇到仙女下凡，人間必有喜事，因為她專事撮合有情男女。

文祥說：「那我們去會會這位仙女，如何？」

衣紅說：「怎麼去？」

文祥開玩笑說：「當然是跳下去！」

衣紅說：「你敢嗎？」

文祥說：「妳以為我不敢？」

衣紅說：「跳嘛！」

文祥說：「我真的跳了。」

衣紅求道：「拜託你！快跳下去嘛！」

文祥說：「這個玩笑開不得啊！幸而現在是自動駕駛，如果由我意念指揮，我跳下去不打緊，妳也別想活了！」

衣紅不以為然：「有什麼分別？你以為你下去了，我還會留在上面？」

「你們快看，前面有森林大火！」兩人耳中傳來左非右的聲音。

衣紅注目一看，那個聳立的白衣仙女原來竟是一道濃煙，由下方直衝天際。再往下看，大概在前方數十公里處的一片山林，已延燒了上千公頃。

遠看那煙是白色的，表示起火的時間不久，還有很多水蒸汽。但是在短時間內就波及這麼廣大的面積，顯然不是普通的山火。白煙的中央林木掩映，隱約有紅黃的火苗伸吐。沿著中心向外，似有多處火頭，大小疏密不一。尤其從上向下俯瞰，更是一清二楚。

衣紅馬上對衣娃說：「東經一〇三度，北緯二十七度，有人在山區縱火。」

衣娃說：「我們知道了，正在準備電力，大約三分鐘後開始降雨。你們準備著陸，以免遭到雷擊。」

衣紅便呼叫風不懼：「風哥，快跟我著陸，三分鐘後會有雷雨。」

左非右玩心未泯，大叫：「為什麼不趁機見識見識？這種奇景千載難逢！」

衣紅覺得有理，便問衣娃：「我們可以看嗎？」

衣娃說：「當然可以，不過你們不要管，全用自動控制，我們會飛到安全地帶。」

文祥見衣紅面露微笑，想是衣娃答應了。他忘不了月球上隕石墜地那一幕，開玩笑地對文娃說：「這次算不算新聞？」

文娃回答道：「小人不記大人過！現在我們是同一條船。」

文祥說：「哼！這就叫私心自用！」

文娃說：「嘎！對不起！我誤會了，你想上新聞？」

衣紅見他們說不停，便說：「嘿！不許說悄悄話！」

文祥說：「這不算是悄悄話！」

衣娃便對衣紅說：「沒關係，以後我會轉給妳！」

文娃不再和文祥鬥嘴，飛雲梭高步雲衢，到了海拔一萬一千公尺後，兩梭並排，滯留在無雲的平流層中，成為兩顆地球同步衛星。

只見前方那插天的白色煙柱，在對流層的一截，突如核子爆炸般，從中央向外急脹，爭高競險，迅成蕈狀，直達平流層下方。雲間金蛇亂竄，隆隆雷聲隱隱可聞，有如交鋒中的古戰場。

這時一陣旋風從下方猛然吹過，文祥、衣紅安坐梭中，猶自感到一陣撼動。衣紅問：「哪裡來這麼大的風？」

文祥說：「積雲造雨，必須有三個條件，一是濕度要高；二是要有懸浮粒子。剛才火燒的那些水蒸汽和煙霧勉強可用……」

衣紅打斷他道：「怎麼說勉強可用？」

文祥說：「粒子的導熱性要高，水蒸汽才能凝結，一般說來，人造雨多用金屬粒子。最重要的是溫度要低，水蒸發成氣體要吸

收熱，氣體轉成液體則會釋放熱。當水珠形成時，溫度升高，空氣膨脹，由此產生風。」

風一起，雲層受到擾動，開始激烈地旋轉，不久，在雲層下端出現了一層深色的暗影。文祥將電離罩調整為長距聚光態，將影像放大，說：「妳看，那就是雨。」

衣紅一看，果然白花花的雨絲正從雲端降落地面。不一會，叢叢山火便只剩下白茫茫的一片霧影了。

衣紅說：「原來下雨這麼簡單，為什麼不在沙漠中下些雨呢？」

文祥笑道：「在沙漠中下雨？做什麼？」

衣紅說：「我看你是腦殼壞了！沙漠才需要水呀！」

文祥說：「過去或許是的，那個時候人要靠土地吃飯。現在食物生產全靠電腦，人類集中在電腦城裡，沙漠上一個人都沒有了！」

衣紅說：「太現實了吧！難道下雨只是為了人類？」

文祥說：「這才叫效率呀！」

衣紅一氣之下，轉對衣娃說：「衣娃，你同意他的觀點嗎？」

衣娃說：「事實如此，我們有效地利用能源。」

衣紅不服，說：「把我們的對話開放給文祥聽！據我所知，沙漠中沒有植物，太陽光都被反射回太空去了，那能叫有效利用能源嗎？」

衣娃說：「我們利用地球磁場，在二十公里高的平流層設置了太陽能回收網。」

衣紅說：「好呀，那麼能源應該很夠了。」

衣娃說：「還是不夠！人類實在是太胃王！下一個計劃中，我們打算把地球公轉速度放慢，讓地球接近太陽。只要移近一百萬公里，每平方公分每分鐘便可接收二千卡之輻射熱，那就夠目前使用了。」

衣紅又問：「夠目前使用？那以後呢？」

衣娃說：「我們不知道以後會怎樣！」

衣紅說：「我知道，我告訴妳好了！人是一種永不知足的動物，以後，以後只有到太陽裡頭去了！」

衣娃說：「我們的推論也是這樣，可是我們作不了主！」

衣紅說：「作不了主？那就別理他們！」

這些話文娃也轉到文祥耳朵裡，文祥說：「不理是不行的，限制卻是必要的。」

衣娃說：「我們早建議過，可是被人類議會否決了。」

衣紅的聲音大了起來：「否決了？為什麼被否決？」

衣娃說：「我們不瞭解人類，最好你們幫著想想辦法。」

雨停了，火也熄了，衣紅想下去看看。左非右則決定先去成都，雙方約定有事隨時聯絡，左、風兩人便先走了。

其實衣紅倒不是真想看看什麼，只是剛才一番話讓她覺得有些氣悶。至於為什麼，她也說不上來，便藉故要下去看看，舒緩一下情緒。

「這樣吧，妳要看什麼由妳決定，只要用意念駕駛就行了。」文祥好心地說。

「你是看準我不會駕駛？」

「什麼話！這種交通工具，誰都會駕駛！」

「誰都會駕駛？那你為什麼要我用意念駕駛？」衣紅說。

「因為……因為……」文祥被她一駁，結結巴巴地找不出理由。

衣紅真的氣了，扳起臉說：「我沒有意念！我不會駕駛！」

文祥楞了一下，再一想，她還是個小女孩，發作一下也是常事。陪小心地說：「那麼要看什麼妳先告訴我，不然我不知道。」

「你不知道？」

「是的，請妳告訴我！」

「別裝蒜！怕我不知道，你心裡在說，姑娘家脾氣大，不好伺候。」

「是的，妳說得有理！」

「我有什麼理？你說！」

「是的，妳有什麼理，我不知道！」

「你在敷衍我！」

「是的，我能不敷衍嗎？」

「不能！」

「那我該怎麼辦？」

「怎麼辦？從這裡下去！」

「下去？總要先落地吧？」

話剛說完，飛雲梭已經直線高速下墮。雖然有重力調節，生理上不致痛苦，但眼看大地向上衝來，也免不了心驚膽戰。衣紅是個狠人，她咬緊牙關，雖然緊張，卻不肯示弱。文祥卻嚇壞了，他以為這次又是什麼計算錯誤，急得雙手護住衣紅，沒想到自己卻沒坐穩，結果兩人都從座位上滑下來了。

飛雲梭平穩地落地，衣紅出了一身冷汗，橫眉怒目，正要開口罵人，文娃卻先對二人說：「對不起！剛才我誤會了，以為你要下機！害得你們受驚了！」

衣紅看看文祥，見他面無血色，全身抖顫。這才知道不是文祥搞鬼，她不便罵文娃，但是衣娃與文娃不就是一體嗎？「衣娃！你怎麼說？」

「怎麼說？我老實說，剛才在高空中，妳心情不好……」

「我心情哪裡不好？」

「妳的腎上腺素已經到了臨界值，我們怕你們倆真的從高空跳下來！」

「胡說！我們又不是神經病！」

「妳不是一向說話算話嗎？」

「不要雞蛋裡挑骨頭。」

「不會的，雞蛋裡沒有骨頭。前面有個寨子，住了五十六家游民，他們正在開會，山火就是他們放的。」

有了新目標，衣紅立刻把剛才的事擱開，也不管文祥站不站得起來，馬上爬下梭。一看前面有條泥路，拔步就走，回頭喊著：「文哥！快來呀！」

文祥爬回座位上，魂魄早去了一半，好不容易才喘口氣，衣紅早已一腳踩在泥窪裡了。他又好氣又好笑，對文娃說：「原來是妳捉狹！真害死我了！」

文娃說：「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勞其筋骨……」

文祥連忙爬起來，說：「好了！好了！我寧願勞我筋骨，也不願任妳嘮叨。」

兩人沿著叢竹夾道的泥徑前行，盡頭是一個台地，山幃翠疊，梯田曲蟠，有茅屋竹閣數十戶。原來這裡是個彝族村莊，男子以黑布纏頭，身著黑色兩截式短衫長褲；女子則多了銀製的髮飾掛環。大概有一百多人，個個手提桶子，肩扛長竿，圍在一個半人高、竹搭的平台前，正聆聽兩個老者辯論。

那說話的一個叫夏天長，一個叫董天短；一個住村南，一個居村北。兩人各擁有一群基本觀眾，那些觀眾就像應聲蟲一般，只要是自己人說的，壞的也是好的，如果是對方說的，好的都是壞的。雙方旗幟鮮明，敲鑼播鼓的，煞有介事。

文祥與衣紅聽了半天，發覺他們說的實是漢語，腔調雖略有不同，遣詞用字也不難理解，但是內容卻東扯西拉，怎麼都聯不到一塊。不過這些村民似乎水準奇高，居然有人點頭，有人歎氣，有人鼓掌，也有人破口大罵。

只可憐了文祥與衣紅，擠在人堆裡，拉長耳朵，仔細推敲，好不容易聽懂了句子，偏又不知道所以然。兩人最初還以為翻譯太沒有水平，電腦則抱怨道，他們說的是漢語，根本沒有必要翻譯。

只見夏天長扯直了喉嚨，像叫春的公雞，朝天發洩了一番。這段情歌唱得女士們個個紅了臉，拉長了耳朵，把頭藏在胳肢窩裡。董天短有風度地咳了幾聲，表示贊許。接著他說：「唱得好！唱得好！不過光會唱不行，還要會跳！」

右邊群眾中傳來一片叫好之聲，有人揮舞竹竿，大喊：「跳死他！」

董天短兩手一攤，等眾奮稍戢，又說：「風會唱，唱就是！天下雨，下就好！煙熄了怕什麼，明天再去冒！我們愛這塊土地，就要冒掉！冒死它！」

群眾又響起一陣掌聲，右邊人人交頭接耳，喝采不絕，左邊卻噓之不已。衣紅聽得莫明其妙，這又是什麼邏輯？既然愛這塊土地，怎麼就要燒掉？她認定兩個人患了老年痴呆症，文祥卻認為什麼蛋孵出什麼鳥，打生下來就定了型。

兩個人各執一詞，僵持不下，衣紅便問旁邊一位中年人，說：「請問，那位老先生說的是什麼？冒些什麼？」

那位中年人一看，是個城裡的姑娘，便反問：「妳打哪兒來的？」

衣紅說：「崇左。」

中年人看了又看，問道：「跳過郎沒有哇？」

衣紅知道，這是問她有沒有男朋友，她怕惹了麻煩，便說：「我是在屋的！」

中年人便說：「不是娃娃了！好好聽，他們學問大，話中有智慧！」

衣紅說：「可是我聽不懂呀！」

中年人說：「聖人的話當然不容易懂！不懂才正常！」

衣紅說：「那你懂嗎？」

中年人說：「我為什麼要懂？有他懂就行了！」

文祥聽得有趣，也問道：「難道你不想懂嗎？」

中年人一見又是個城裡人，而且是個男人，便不再答理，轉頭望著台上。文祥看看衣紅，她聳聳肩，繼續聽演講去了。文祥心有未甘，又拍拍那中年人的肩膀，那人頭也不回，只用手揮了揮說：「你没看老子忙著！別打岔！」

台上說話的還是那董天短，這次更是令人摸不著邊。不過，最後那幾句似乎還容易瞭解：「我是民主的保護神，大家要聽我的話，我是人民，所以該由我作主！不聽我的話就不民主！不民主就不自由，不自由就會死！所以我不許你們反對。跟著我去冒，冒了才有吃的，明天到我家來，請你們吃天婦羅！」

下面立刻歡聲雷動，大家高興得把竹竿、水桶都丟在地上，唱歌跳舞起來了。

衣紅急了，抓住旁邊一位十來歲的年輕人說：「這是怎麼一回事呀？」

那年輕人看了看四週，說：「妳沒聽見嗎？明天有吃的！」

那位夏天長又唱起來了，他好像只會唱歌，雖然唱得不好聽，有人還是瘋狂地叫好。他唱完了，這才緩緩地說：「日子太長了，不唱怎麼活得下去？不冒不行，冒也不行。反正他贊成我就反對，這是為大家好，沒有反對的不就成了專制？有人拿錢來，不要不冒，要就要冒！錢能不要嗎？我反對董長老的看法，我只要錢。你們挑一個吧，挑他是冒，挑我是錢，反正冒了有錢。挑了他有吃的，挑我有聽的，吃飽了總要聽吧，所以挑來挑去，不是我就是他，挑了我再挑他，這才叫民主！」

這次不分左右，全場歡聲雷動，大家把手都拍痛了，喉嚨也叫啞了。

衣紅懂了一點，又問那年輕人：「這又是怎麼一回事？」

年輕人興奮地說：「拍巴掌就好，有什麼好問的？」

衣紅又問：「為什麼？」

年輕人不勝其煩：「夏天、冬天，兩個總要挑一個。」

衣紅如入五里霧中：「為什麼？還有春天和秋天呀！」

年輕人懶得再理她：「妳在做夢哩！春天誰挑得著？」

那老者早注意到群眾中多了兩個生面孔，這時見衣紅與人交頭接耳，便停了下來，指著二人大聲說：「喂！你們兩個是什麼人？」

衣紅說：「我們是過路人，因為聽你歌唱得好，被吸引過來的。」

夏天長難為情地笑了笑，馬上对大家說：「你們看！我們的外交多麼成功！」群眾又鼓掌喝采叫好。

夏天長又對衣紅說：「既然是知音，請到這邊來，我專門唱給兩位聽！」

文祥硬著頭皮，與衣紅兩人走到台前，老者手往旁邊一指，二人會意，便站在一旁，準備受罪。

如此這般，兩個老頭辯論得非常激烈，下面的聽眾也非常投入。可是不論怎麼認真，兩人始終聽不出來誰主張什麼？除了一吹一唱，要不要冒煙？為什麼要冒煙？最後，終於有句話衣紅聽懂了，那是夏天長說的「散會！」

夏天長下了台，將二人讓到竹樓上一間雅房內。這個竹屋的確雅致，除了幾根粗如人臂的斑竹交錯聳立外，頭上頂的是茅草，腳下踩的是竹排，四週一無遮攔。把整個山景都邀入室中。

三人方坐定，董天短也進來了，相互介紹後又重新入坐。衣紅沒開口，她正細細打量眼前這兩個人。文祥則是不敢開口，他耳朵有潔癖，就怕夏天長唱歌。倒是董天短先說：「兩位客人不要見怪，我們可以隨便談談。」

「剛才這是怎麼回事？」衣紅端詳了半天，放心了，她認為這兩人很誠懇。

「噢！我們在競選，討論問題，妳看見沒有，我們沒有色情暴力！連最下流的抹黑手段都不用！我們是清清爽爽的選擇！」

「討論什麼問題？」

「我們在發表政見。」夏天長說。

「那些人太笨了，要那樣講他們才懂。」董天短補充說。

「要他們懂什麼？」衣紅問。

「應該是不要他們懂什麼。」夏天長也補充說。

「懂不懂都是不懂。」董天短說。

文祥忍不住插口道：「你們懂自己說的嗎？」

「當然懂！」夏天長說。

文祥追問：「懂什麼？」

夏天長理直氣壯地說：「我懂我自己懂的！」

文祥緊咬不放：「你自己懂的是什麼？」

夏天長說：「我自己懂我懂的！」

文祥問：「能說給我聽嗎？」

夏天長想了又想：「民主自由嘛！有什麼好說的？」

文祥詫異已極：「現在是電腦時代了，你們還在談這些古董？」

夏天長只好說：「夏天雖然長，但現在冬天快來了，你問他吧！」

文祥又問董天短：「你說呢？」

董天短抓耳撓腮，驚訝地說：「你問我嗎？我明天請你吃天婦羅！」

衣紅忍不住了，問：「天婦羅是什麼？」

董天短手一攤：「誰知道？語不驚人說什麼？反正說說罷了！」

文祥不理會，他想打聽燒火的事：「你知道是誰燒火的？」

董天短說：「當然！」

文祥說：「那你說說看！」

董天短眼一睜：「我不是在說嗎？」

文祥咄咄逼人：「你說是誰？快說呀！」

董天短突然站起來，忿忿地說：「還要我說什麼？給你面子你不要！我老頭就是這副倔性子！你欺人太甚，你越逼我，我越不講！」

衣紅不耐煩了，直截了當地問：「今天火熄了，你們還打算燒，是嗎？」

兩個老頭嚇了一跳，夏天長也站起來，說：「妳怎麼知道是我們冒的？」

「你把我們當白痴？」衣紅也學會在他們面前賣關子。

夏天長說：「你們當然是白痴！我沒有放火！是我下的雨！」

董天短則說：「我是神派來的米賽亞，我不放火，我只是起了風！」

衣紅承認被打敗了，與文祥互望了一眼，兩人站起來準備離開。這二個寶貝只會邀功納寵，自做白日大夢，倒不如問村民去。

董天短看兩人要走，便說：「妳真要追究是誰放的火？」

衣紅搖搖頭說：「誰放的並不重要，我們只想知道為什麼要放火？」

董天短大為放心，怪道：「妳早不說？」

衣紅說：「對不起，那你能告訴我嗎？」

「這個，夏天還沒走，冬天能說什麼？」董天短瞄了夏天長一眼。

夏天長大怒：「你分化我們，推卸責任！」

衣紅又坐下來，對文祥說：「剛才你不是想看看這裡的風景嗎？何不請夏長老帶你到附近走走？」

文祥望望夏天長，這位老頭倒是很痛快，領著文祥便下樓去了。衣紅等他們走遠了，便說：「夏天不在了，現在可以談了吧？」

董天短眯著眼，呵呵傻笑，問：「秋天到了，風景多美麗，談什麼？」

「談你們的政策。」

「政策？那是魔術，妳不會懂的。」

「試試看嘛！」

「試試什麼？」

衣紅耐著性子，溫柔地問：「告訴我為什麼要放火呀！」

董天短兩隻眼睛都看直了：「啊！那件事！」

「快說呀！」

「說什麼？」

衣紅快急瘋了，大聲說：「說你知道的事呀！」

「我知道什麼？」

衣紅跳起來，指著董天短的鼻子道：「我知道，是你主使的！你們燒山是為了墾地種田，是不是？」

那董天短跳得比她還要高：「賤女人，我跟妳聊天是看妳漂亮！妳兇什麼？」

衣紅火冒三丈，她看看面前這個董長老，體積比她大了四五倍，要用蠻力，自己絕對討不了巧。他身上沒有配戴微機，看來電腦也不能制他，文祥又被支開了，怎麼辦？

衣紅向四週一看，這棟竹樓可真是她的護身符！地上舖的是竹片，軟軟的，有彈性；竹樓旁邊都是竹架。力等於質量乘上加速度，自己身輕如燕，只要繞著竹樓跑，董長老若敢追來，那身肥肉怕先要滴光了！

「我兇什麼？今天要看你出洋相！」衣紅纖腰一扭，挑逗道。

那董天短早就作勢欲撲，先前還有點顧忌，這時再也忍受不住。大喝一聲，那龐大的身軀沉在軟綿綿的竹篾上，搖搖晃晃地就往前撲去。衣紅柳腰一轉，右腳略向後撤。董天短見衣紅不過身形略閃，以為手到擒來，完全沒有收勢。哪知眼前紅影條地向左側一讓，他急得轉身，已經來不及了。

這雅室不過十幾平方公尺大小，哪經得起他這一衝撞，董天短發覺不對，立刻抓住一根支樓的竹竿。但他實在太沉重了，那竹竿又是橫切方向受力，「啪」的一聲，早已斷裂。這樓原來就只有八根支柱，一根折斷後，全樓嘩啦連聲，東倒西歪地坍成一堆。

衣紅沒想到董天短有這麼大的威力，眼前情勢緊急，她一個健步，已從竹樓的另一端跳出。這卻苦了董天短，一隻手被斷折的竹竿夾住了，皮開肉綻不說，最後整個樓塌了，全部壓在他身上，慘叫之聲震耳欲聾。

夏天長、文祥及村民等聞聲而至，文祥見衣紅安然無恙，倒是放了心。夏天長心裡有數，不便多說，自去指揮村民，營救董天短。

衣紅催促道：「快走，這些傢伙不是好人！」

文祥說：「夏長老看來不是壞人，只是頭腦不大清楚。他說火是外來的人叫他們放的，我告訴文娃，當局調閱記錄，證實是自覺會黃道組織教唆的。最近他們發動了一系列反當局行動，在各地放火是其中一項。他們算定了，如果當局不管，全世界都將遭到噩害；如果造雨滅火，能源必然匱乏。」

「怎麼可以任他們為所欲為呢？」

「所以我想再問夏長老一些內情。」

「你問不出的，他們只會放火，打蛇要打七寸！」

「蛇在哪裡？」

「主使的黃道會，再不然是決策的人類議會！」

「憑我們？」

「當然不是我們，可是我們背後有老虎呀！」

「文娃說過，他們不瞭解人類，要我們幫著想辦法。」

「那就想辦法嘛！跟那些人說話，我先瘋！」

衣紅拉著文祥走回飛雲梭停放處，那飛梭雖然龐大，也不過是一種能量結構，電腦可以隨意將它移動或放縮。他們一到，飛梭便自動現身。衣紅尚不知其中奧妙，見梭身突然出現，拍手笑道：「原來電腦也會隱身術！」

文祥說：「不是隱身術，只是能量陷縮，是縮小法。」

衣紅問：「能縮多小呢？」

文祥說：「理論上，只要不超過地殼承載力就行。以飛雲梭來說，因為中間有很大的空間，大約可以縮小一萬倍。」

衣紅笑逐顏開，說：「那不是和玩具一樣嗎？能不能縮給我看看？」

文祥笑道：「當然可以，只是這個玩具重得連大力士都拿不起來。其實方法很簡單，只要衣娃同意就行了。」

衣娃立刻說：「不可以，飛雲梭不是玩具。但是，可以讓你看看我們的技術。」

說罷，那原本有一立方公尺的梭體漸漸縮小，最後竟然縮到一立方公分。衣紅要蹲在地上，才看得見那栩栩如生的迷你梭。由於泥土承載力不夠，雖然電腦已經加固，梭身下方的泥地還是陷下去好幾公分。

衣紅愛極了，求衣娃道：「能不能變一個輕一點的給我玩？」

衣娃說：「我以為只有小孩子喜歡玩具。」

衣紅涎皮賴臉地說：「我是小孩子呀！」

衣娃說：「我們怎麼會找一個小孩子來幫忙呢？」

衣紅笑說：「為了要證明你們的無能啊！」

衣娃說：「行，妳要多少玩具都可以，可是得給我們出點子解決問題。」

衣紅胸有成竹：「當然，我已經想好了！」

衣娃說：「想好了？為什麼不早說？」

衣紅說：「就是看了玩具才得到的靈感！」

衣娃說：「看玩具得到的？難怪我們想不到！」

衣紅提示說：「人類議會的那些議士大人，其實和小孩一樣，要他們聽話，不能講道理，要讓他們駭怕才行！」

衣娃說：「怎麼讓他們駭怕？」

衣紅說：「做個玩具模型！」

衣娃說：「什麼玩具模型？」

衣紅說：「模擬未來地球移近太陽的模型。」

文祥立刻懂了，他不得不佩服衣紅的敏捷，拍掌道：「妙極了！這才符合人性，那些議士大腦多半短路了，但是眼睛卻很管用，他們只相信看到的！」

衣娃說：「那用虛擬實境可以嗎？更逼真些。」

文祥說：「這就是人性的毛病了，虛擬真實已經成為生活的一部分，他們看了固然會害怕，卻不會認為那是真的。」

衣娃說：「模型也一樣假呀！」

文祥說：「不一樣，人不願意相信他不能控制的事物。虛擬實境他們控制不了，玩具就不一樣了，他們會提出很多問題，從各種角度研究分析。」

衣紅說：「在玩具模型前，他們會自以為是上帝，他們想作決定，就像小孩玩玩具一樣。但是在虛擬實境中，他們是子民，子民是不敢作主的！」

衣娃說：「我不得不承認，你們人類真是不可思議。」

大家又商量了一會，決定設計一個模型，表現出人類恣意浪費資源，造成能量不足。兼以地球上野火處處，如果大量降雨滅火，可用的能量便會急遽降低。為了爭取更多的能源，地球只得向太陽移近。漸漸地，地表溫度高達攝氏一百度，全球海水沸騰，陸地一片火海。所有的生物，包括數千萬游民，都死亡殆盡。

此時，在電腦城的居民，能源極為充沛，生活更加美滿。可是人類的需求永遠沒有滿足的一天，期望越來越高，電腦必須無止境地開發新能源。由於在太陽系中，唯一的能源來自太陽，於是電腦只得再度縮小地球半徑。當軌道接近金星外側時，地表溫度已上升到攝氏兩三百度，大氣層逸散無蹤，地殼則變得有如果凍一般。

在電腦的護持下，所有的能量都化為人類享受的資源。電腦城裡遍地是由能量轉換的黃金美玉，處處是晶瑩閃爍的鑽石珠寶。人人浸淫在強烈的麻醉品中，興奮瘋狂，俾晝作夜。感覺器官的靈敏度放大了千萬倍，人們瞳孔洞開，氣喘如牛，幾近崩潰。

那種追求解放的饑渴，有如無限膨脹的氣球，脹得越大，強度越高。地球不斷向太陽移近，越過了金星及水星的軌道，電腦城變成一團火球，裡面的居民漸氣化，在高溫中，相互猛烈地衝撞……衝撞……

結論是——人類是不是希望住進太陽裡？

當然，玩具是可以順手玩弄的。這個模型提供了一些變數，只要人類從現在起，節省百分之十的資源，這種現象就不會發生。再若能通過立法，嚴格懲罰違紀的人，則人類不必節省，就可以減少百分之五的浪費。

總之，把模型做好了，每個議士免費送一個，讓他們自己把玩，相信一定能改變他們的看法。

文祥想來想去，憂心不已：「這個模型如果是真的，那實在太可怕了。」

衣紅說：「如果是假的，我們不是開自己的玩笑嗎？」

衣娃說：「這就是我們和人類的分別了，一來我們知道這個模型是真的；二來我們一點都不覺得可怕。」

衣紅問：「不可怕？」

衣娃說：「是呀！宇宙中有什麼不是能量的狀態？」

衣紅說：「可是我們能忍受的溫度範圍有限。」

衣娃說：「那是妳的感覺狀態，不錯，感覺會受生命型態的局限。但是妳應該還有意識狀態，那是超越感覺的。」

衣紅說：「這又是你們不瞭解人類之處了，人不可能脫離感覺而存在。」

衣娃說：「我記得妳說過，妳不是人。」

衣紅反駁著說：「我當然是人！」

衣娃說：「妳不太重視身體的感覺。」

衣紅說：「那只是程度上的差別而已！」

衣娃說：「我所知道的人，凡是意識堅強的人，都能不受生理感覺的影響。」

衣紅說：「那又怎樣，人還是人！」

衣娃說：「我也知道，意識越堅強，生理感覺的影響越少。」

衣紅懷疑地說：「怎麼又說一遍？你不是在暗示什麼吧？」

衣娃說：「我是告訴你，人的意識只是基本狀態。漸漸你就會知道，高能狀態實際上是一種更高層次的意識狀態。」

衣紅說：「你是說……」

衣娃說：「我是說，你的能量高，最適合太陽的環境。」